



蓮生活佛第 155 本著作

月光流域

製作群：蓮生活佛盧勝彥尊者免費電子書結緣小組

出版於 <http://gurulianshenebook.wordpress.com/> 網站

出版日期 Jan, 11 2015

版權© 2014 歸蓮生活佛盧勝彥尊者所有

本電子書文字檔皆從 www.tbsn.org 網絡處獲得

電子書目錄

Table of Content

蓮生活佛簡介.....	4
月光下的孤影（序）.....	5
通靈巫師.....	7
情癡之鬼.....	11
見相與不見相.....	14
虛空漫步.....	19
巧語者.....	21
心光的流露.....	23
潛意識的恐懼.....	25
一瞬間的事.....	27
講解法義.....	29
弟子活埋自己的師父.....	31
如何皈依蓮生活佛.....	34

蓮生活佛簡介



真佛宗創辦人—蓮生活佛簡介

蓮生活佛盧勝彥尊者，依真佛密法次第實修，而獲得即身成就，由於親證「西方極樂世界摩訶雙蓮池」的佛國悉地，故而發下宏願，誓願粉身碎骨度眾生。為當代密教大成就者之一。

蓮生活佛在 40 多年修行歷程中，將艱深的修行密法，整理融會成順應時代，適合現代人修行的「真佛密法儀軌」。至目前已出版二百四十多冊佛學巨著，藉以弘揚佛法，引度有緣。

目前皈依者有五百萬眾，遍佈世界各地，成立弘法中心達四百多處，許多西藏活佛及顯教大法師也都皈依蓮生活佛門下，修持真佛密法。

真佛宗以弘揚真佛密法，引導眾生依法修行，由「四加行」、「上師相應」、「本尊法」、「寶瓶氣」、「拙火」、「通中脈」、「開五輪」、「五金剛法」、「無上密」、「大圓

滿」，次第實修，達到「明心見性，自主生死」為宗旨。

月光下的孤影（序）

記得很早以前，有一次我在深深的禪定之中，在恍惚恍惚的境界裡，驀然

我發覺四周出奇的寧靜，固然這種出奇的寧靜可以清涼自己的心，但亦有一種莫名的孤單與哀傷，這種感覺一直在四周擴散。我認知自己在一片稠密的森林之中，到處都是樹木和灌木叢，走來走去，都是樹，樹木包圍著我，我根本不能穿越出這片大森林。

在樹葉和樹葉之間，有光透了進來，那是月光光，我看見了月亮的光華，在枝葉之間搖曳，那圓圓的月，就注照在大地上，在森林，使這個世界成了銀色，在月光之下的大地，有樹的影子，及我自己的身影。

我設法穿過這片森林，想找到有人住的村莊或城鎮，因為，這森林裡實在太孤寂了，一個人也沒有，我的親人不見了，我的子女不見了，我的弟子也不見了，有誰來聽我說法開示？我那長久領悟的內明智慧，鮮潔純淨的法乳，將傳授給誰？

我發覺只有月亮與我為伴，月光流域裡我很孤單，我一直的走著走著，努力持續的走著。這裡很多的樹都很老了，有樹幹倒在地上的，有局部沒在土中的，有鬚藤纏繞的，有部份樹皮和裡層已經腐爛的。我彷彿也知道，這一次進到森林之中，可能會像那些老樹一樣，不可能再生長了，我驚覺，我是不是死了？我思維著生生死死的事，思維著輪迴，如果這是一種死的現象，延伸到無盡，這也是極其怖畏的事啊！

終於，我遠遠看見了一棟很小很小的小屋，那小屋透露出微弱的燈光，這小屋真的好奇怪，在荒無人煙的森林裡，在荊棘糾纏的灌木叢，如何有這棟小屋？

我敲了門，無人應門。

門根本沒有關，我悄悄的走了進去。

小屋的設備很簡單，很粗陋，在一個小書桌上，放置著零亂的紙和筆，我想著，這屋子的主人一定常常寫著東西，我打開了臥室的門，結果大吃一驚。

有一個人在床上打坐禪定。

那人開了眼，看著我說：

「你來了！」

我問：

「你是誰？」

那人回答：「我是蓮生活佛盧勝彥。」

我的心狂跳：

不！我才是蓮生活佛盧勝彥，這個大森林裡的小茅屋中，怎有另外一個冒名的蓮生活佛盧勝彥呢？這真的奇也怪哉的事情，怎會有兩個盧勝彥？我不相信，我仔細的看眼前的這個人，這個人身材不高，略胖，五官彷彿是我，也一樣光著頭，穿紅色的喇嘛裝。

我不客氣的問：

「喂！你到底是誰？我才是真正的盧勝彥！」

那人微微而笑說：

「我是未來的你！」

「未來？」我呆住了。

「是的。未來的蓮生活佛盧勝彥，要一個人走入森林之中，住在小茅屋中，度過月光流域的歲月！」

「這。……」

「這就是蓮生活佛盧勝彥的宿命！」

「這是寂寞難耐的。」我說。

那人說：

「在這月光流域裡，每一個時刻，每一個動作，日以繼夜，只有一個孤影。你用鮮潔純淨的生命，獻身於解脫的目標吧！保持著精勤與努力！」

後來，那人伸手向我一招，我身不由己的飛了起來，進入那人的身中，二合為一。 ……………。

蓮生活佛盧勝彥聯絡處

Sheng-Yen Lu

17102 NE 40th Ct.

REDMOND WA. 98052, U. S. A.

通靈巫師

在隱居閉關的地方，原來是一處「鬼神為王」之地，在這裡住的人們，大半都聽命於通靈巫師。

事實上，這在全世界的高山地區，比較原始的荒原，古老的社會，薩滿教（萬物有靈論）很盛行，通靈巫師的地位崇高，介於人與神之間。

人們幾乎做任何事情均要請教通靈巫師，例如：

出門旅行，請教吉祥平安。

建房子，請教吉祥的時辰、年月日時。

房子的風水。

婚姻吉凶，請教巫師。

事業也請教巫師。

生兒育女請教通靈巫師。

還有「生病」了，很多人認為是觸怒了鬼神或惡魔，被視為是精靈在作祟，於是請教全知全能的通靈巫師，於是由於通靈巫師的作法禳解，任何病就會好了，這是當地人的普遍概念。

我個人如此認為：

確實有鬼神，也確實有「鬼神作祟」這回事，但，生病一定要找醫生，因為醫學發達之後，很多病是可以治療的。醫藥是很重要，人們不應該完全去迷信鬼神，精神固然有其力量，是不可否認的，但，醫藥也一樣有其力量，人們要理智一些。

在早期，薩滿教都有祭鬼神的活動，是供奉慰勞鬼神，最糟糕的是：「殺人祭神」。

這是盲目的信仰及神秘的儀式，據說，在西方的撒旦教（魔鬼信仰）及巫術仍然有這種崇拜。

在我隱居閉關的地方，很早很早以前，也一樣有「殺人祭神」的儀式。

這使我想起，中國古代的「河伯娶妻」。其故事是這樣的：

地點是河南省的臨漳縣。

時間是戰國時代的魏國鄴。

當時的地方三老主辦「河伯娶妻」的事，三老透過通靈女巫來辦這件「喜」事。

通靈女巫說：

「只要河伯娶了妻子，河水就不會氾濫成災，會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」

到了河伯要娶妻的時候，女巫便去挨家挨戶去巡視，找出中意的女子。有錢的人，花錢買通女巫，只有窮人家的女兒遭殃。

於是，穿上綾羅綢緞。

人們就把這位美麗的姑娘打扮起來，坐進轎子，幾個大漢抬著，吹吹打打，抬了丟在河裡。

河岸旁，她的親人哭死成一團。

兩岸看「河伯娶妻」的，覺得很熱鬧。人們也放心了，因為他們迷信無知，確實害怕河伯真的發起怒來，放水淹沒無辜的人民。

這種害人的風俗，真的很難打破，因此，害死了不少美麗的女子。

這一直到了西門豹到鄴來當縣令，他是有理智的，於是決心革除陋習和迷信。

在那河伯娶妻的時候，縣令、三老、老女巫和小女巫全部都到齊了。

西門豹說：「這位新娘子長得並不怎麼樣，應該改換一個較美麗的，我們勞煩老女巫先去通告河伯，叫河伯先等一等。」

於是老女巫被拋入河中。

等了一會兒，老女巫沒回來，西門豹說：「老女巫去了大半天，大概河宮好玩，忘了回來，叫三個小女巫也下去吧！」

又等了一回，西門豹說：

「這些婦道人家，說話不清楚，還請三老去說一說！」

又把三老拋進河裡。這時，兩岸的人們都看得呆了，樂隊全停止了吹打，地方上掌權的全目瞪口呆。

西門豹說：「巫師和三老全未回來，怎麼辦？還有那位願意到河伯那裡去？」

那些土豪及眾人一聽全嚇壞了，誰也不願到河伯那裡去做客，都一齊跪在地上，碰碰碰的直磕頭，臉色人人灰白。

從此之後，河伯娶妻的風俗才破除了。

我寫「河伯娶妻」的故事，是要說明什麼是「迷信」，什麼是「正信」，在這一點上，一般人很難去分辨清楚的，甚至很多人把「迷信」和「正信」弄混了。

我說：

這世界上確實有鬼神，只是他們的能力，有些高於人，也有些低於人，我們也可以如此說，鬼神的存在和一個人的信仰毫無關係。

因為你信鬼神，他們也無法救你。

你不信鬼神，他們也無能力拖你下地獄。我的意思是說，一個人的上昇及下墮，決定於自己的善惡因緣，和信仰鬼神毫無瓜葛。

至於有些人被鬼神纏位，或生了鬼神病，那是他具有懼怕鬼神和受鬼困擾的因緣，存在於一個人自己憂慮和幻想之中。

我認知的神，能力大些！

我認知的鬼，能力小些！

我可以如此的說，我個人的能力就比鬼神的能力來得高，來的大，所以我能「役使鬼神」，請他們做事，但是，我不能迷信他們，迷信他們對我毫無益處。

鬼神自己也有貪、瞋、癡，自己仍然在六道輪迴之中，他們和人一樣有善惡因果，鬼神和人一樣，也有無明，有貪愛，有痛苦煩惱，緣起緣滅。

你怎能去「迷信」鬼神，去請問鬼神，尋求修行解脫的答案，因為鬼神和人同樣的迷惘，你自己去信他、求他，也等於是引盲引盲了。

所以，你信仰鬼神，就是「迷信」。

真正的信仰是什麼呢？我們真正的信仰是「佛法的要義」，這才是生死自主，煩惱解脫的「正信」。

我簡單的說明如下：

佛陀告訴我們，這娑婆世間是苦、是空、是無常。我們要觀察自己的六根與六塵的接觸，對自己的欲望有認識，從觀察中體會三法印：

諸行無常。

諸法無我。

涅槃寂靜。

觀察久久以後，能審察到貪、瞋、癡是如何產生的，及體會到欲望就是苦的來源。

信仰佛陀的人，明白貪、瞋、癡的產生，就要修行戒、定、慧來對治。

如果持之有恆的修行持戒、禪定、智慧。內心便漸漸遠離了貪、瞋、癡，便邁向了清淨安祥之道。

例如：

你信仰「真佛宗」修「真佛密法」。

行者守真佛宗戒律，走在正確的清淨行為之上。

行者修「密法」，得身、口、意清淨。

行者修「密法」入禪定三昧地。

行者由禪定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大智慧。

於是，了生脫死，煩惱解脫。

這即是「正信」。

「正信」和「迷信鬼神」差別太大了。正信是由「正見」開始，依「正念」、「正精進」、「正定」來修行，這是使得智慧顯現的方法。

「正信」的修行，可以使行者開悟成佛，不受六道輪迴，不執著、不邪見、不污穢、不惡行、不無明，完完全全自己得到了解脫。

「正信」和「迷信」是完全不同的。

寫一偈：

大夢宅中無一法。

在無法中有千差。

回觀自身是正信。
念念均是白蓮花。

情癡之鬼

在閉關小屋中，常有群鬼來找我。

當我向群鬼說法時，其中有一鬼，始終低著頭，失魂落魄，恍恍惚惚，要死不死的模樣。

我問原因。

原來是「情癡之鬼」。

此鬼在陽世，與妻子大好，如膠如漆，鶼鶼情深，兩人誓約，生生世世為夫妻。

兩人情熱到：

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

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

後來，無常一到，男的因疾病逝世。

不到一年，妻子逢一俏俊少年，很快的移情別戀，竟然拋棄了親生女兒不要，再譜第二春。

情癡之鬼，日夜守著陽世的妻子，又愛又恨，愛又愛不到，恨要殺妻，又無能力。

所以「情癡之鬼」就變成這般模樣。……

我曾經如此寫過：

「愛情，是世界上最難以說清楚的了，是變來變去，最是無常的了。愛情是風花雪月的浪漫，但只一變，就是風刀霜劍。愛情最令人如痴如醉，但只一變，就把你的夢魂擊碎。愛情會把人快樂到最高的巔峰，但只一變，就將你拋入絕望的深谷。愛情是互相呵護，但只一變，就是劍刃相見。愛情是深深的吻，但只一變，就是瘋狂的咬噬。……」

往日情深。

今日滿身傷痕。

往日恩愛。

今日仇人。

往日是吻。

今日是互咬。

……。

我對群鬼開示：

男女的愛情，即是因緣法中的緣無明而生起業行，也會變成緣無明滅而業行滅。

愛情也是慾望之一，世上的生物皆有如此的慾望，這種慾望很強，一般人是不容易去制衡或約束它的，只有任其潺潺的奔流，這種慾望，也能令人瘋狂執著，產生社會上的種種傷害的問題。

貪愛會使人很快的墮落，心靈受污染是最快的，情慾的泛濫也會成災。

這人世間的苦惱都是因為不當的貪愛而來的，也由愛情的煩惱所引起。在世間，情殺的案件非常多，愛情的泛濫或變質帶給自己極大的痛苦，也一樣帶給別人極大的痛苦，這種痛苦往往很厲害的。

由於貪愛的驅使，引導男女互相愛悅，但，貪愛並非永恆，很容易變質，這是一體兩面的，是微妙中的微妙，很無常的，一方面是愛，另一方面就是恨。

愛是愛的要死。

恨也是恨的要死。

要死大家一起死。

這愛恨交集會產生憤怒，和其他破壞性的想念和情緒。

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。

看來是不朽的愛情，其實是危機重重。

我問情痴之鬼：

「你愛你妻子嗎？」

「愛。」

「你恨你妻子嗎？」

「恨。」

「你是愛是恨？」

情痴之鬼答：「分不清。」

我對情痴之鬼說：「愛恨的慾望是很模糊的，一個有理智的人要觀察到欲觀察的實體，知道其中的變化，體會其性質，知曉生滅因緣，然後拋開這樣的慾望，由觀察產生智慧，得到了定力和正念，這是修行人要這樣子去對治的。」

見相與不見相

早期，常常聽到一個禪定的故事：

一名練習心意的法師，很精進的在特定的時間靜坐修定。

他入定時，竟然看見一隻大蜘蛛，正面對自己怒目而視，他這一驚嚇，就出定了。

這名法師是很努力精進的法師，但，每一入定，便看見大蜘蛛，真是莫名其妙。這隻大蜘蛛阻礙了他的禪定之路，因為他無法繼續修定下去。

那隻蜘蛛面貌猙獰、怒目，吱咧著牙齒，手足更多毛，非常令人厭惡的。

法師愈是討厭牠，牠愈是出現，法師試著用盡所有的方法去驅趕，來幫助自己，但，均是沒有用的，這隻大蜘蛛破壞了他的禪定，法師愈來愈憤怒與憎恨這隻大蜘蛛，當然他的修練成了痛苦與沮喪的。

最後，法師去請教自己的師父。

師父告訴他，如果在禪定中再看見大蜘蛛時，就拿一支筆沾墨水，在大蜘蛛的臉上畫了一個大 XX。

法師照師父的意思作了，當他看見大蜘蛛，就馬上畫了一個大 XX。

出定以後，法師一看，原來他畫的大 XX，就在自己的肚皮之上。

他剎那剎那明白：

見一切相皆是虛妄。

障礙自己禪定的，原來竟然是自己。

坦白說，在閉關小屋中，每一回的禪定，我似乎開發了很特殊的直覺，都是內在的開發相應了外在的環境，這真是感應連連。

例如：

我在禪定中上崑崙山瑤池仙境。

瑤池金母告訴我：

「你的床縫藏著一隻小米蟲。」

我出定，特別的關注此事，在我明察秋毫的眼力之下，果然找出了一隻很小很小的米蟲。

真的相應了，相應了。連這麼小的事，也相應了。

又有一次：

我在禪定中，看見不遠的一戶鄰居，她是一位獨居的老婦人，半夜從自家門走了出來。

這真是怪事，半夜從自己家門走了出來，鬼鬼祟祟，豈不是奇怪嗎？

老婦人居然走啊走啊的走到墳墓區，出現在眼前的是挖好的一個土坑。

老婦人就自動的躺入土坑之中，就躺了進去，一動也不動了，她還雙眼翻白，瞪了我一眼。

我出了禪定。

後來消息傳來，就在我禪定的那個夜晚，那位老婦人去了，我看見的，正是她的鬼魂。

又：

我面見佛陀。

佛陀告訴我：

「你的身是被禁錮的，但，心得大自由。」

我點點頭：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

我確實經過了真實禪定的進入三摩地之後，遊歷了十方法界，上過二十八天，也一樣遊歷了黑暗、悲慘的地獄界，我常常去巡視弟子們，悲憫著弟子們在人世間的種種困厄和痛苦，並且看到了有些人修的很好，有些人修的根本不如法，真的有廣大的差異。

我也看了各種看不見的境界，例如，過去和未來，也更能體驗諸天神祇的視察。

我偷偷警告不如法的弟子。

也鼓舞如法精進的弟子。

解除弟子們身心的困厄。

在隱居的閉關小屋之中，我的禪定更多，延伸到世界各地，我承認這是我對弟子的思念，承認這個事實，堅持如此，因為這是我對弟子們的庇護！

然而，在這裡，我要特別說明，看見境界不一定是好的，有些人不明白境界之中亦有歧途，亦有陷阱，一執著境界，就容易被迷惑，深陷其中。

例如，精神醫院裡，也有修行人走火入魔的，他們也看見境界，看見佛，看見觀音，看見玉皇大帝，只是被帶進去，就出不來了，每天口中喃喃不已，不食不眠，自以為成仙得道了，其狀況頗為可憐。

對於這欠缺經歷，而毫無防備的修行人來說，剛剛達到內在的寧靜的這個程度而言，看見境界，大半無法適當的處理，尤其是最初看見境相，他們無法分辨是真是假，是實是幻，這是非常危險的。

例如：

其他宗派有一位行者。

他看見一尊觀世音菩薩降臨。

他欣喜欲狂。

觀世音菩薩帶著他到一湖。

菩薩對他說：

「入火不燒，入水不溺，你跳下去吧！」

行者深信不疑，就跳了下去。

隔了一夜，第二天，村子裡面的人，發現這位行者溺斃在湖中，早已氣絕多時。

我警示大家的是：

當一個行者缺乏自察或分辨的能力時，看見境相，有時並非好事，有時候會成為自我暗示或潛意識的犧牲者，如果把所有的看見都看成真實的話，修行不進反而退步，我要大家保持著一種心態：

- 一、內心安詳寧靜。
- 二、不執不惑。
- 三、自然來，自然去。
- 四、不即不離。
- 五、好的境相，當成鼓舞。
- 六、壞的境相，當成驚惕。
- 七、不可欣喜欲狂。
- 八、一切境相看成虛幻。
- 九、理智。
- 十、不合情理的境相，不理會，如如不動。

很多修行人會看見不同的境相，當然，有著不同的處理方法，但依我的經驗來說，你一定要保持內心安詳寧靜，要有理智，找根本上師或上師們解說自己的看見，我寫出的這十條理念非常的重要，因為在緊急中，也許可以臨危救了大家的性命。

沒有看見境相的人，事實上也是很多的，有人修行一輩子也看不見境相，老行者、老法師很多很多看不見境相的，但這也不一定不好，也不是他們修的不好，而是一切都是因緣使然，只要修習者，已得到內心的寧靜和喜樂，法喜非常充滿，這未見相的人，不亞於見相的人。

事實上，見相的人的危險性，大過於從未見相的人，一個行者只要心意能專一下來，由專注的程度或靜止心念，煩惱一定會減少，自然而然享受到了內心的寧靜，那種滋味就法喜充滿，也會產生大智慧大般若，雖未見相，煩惱解脫就了不起了。

至於見境相，也有跌跌撞撞的。

一下子被考倒。

一下子站起來。

揚揚欲墜，反而危險甚矣！

我還記得，我二十六歲時，看見境相，告訴了很多前輩大修行人，他們告訴我：

「魔一吸乾你的精氣，你就死了！」

「盧勝彥瘋了！」

「盧勝彥妄語！」

幸好，我是有理智的，也是如如不動的，內心平靜而祥和的，不為境相而忽喜忽憂，我努力精進，終於可以走到今天的境界之中。

虛空漫步

生活在隱居閉關小屋的日子，仍然是頗有規律的，白天和夜晚的修法，也都定時舉行，這樣子一來，也使被召請的佛菩薩諸尊，能按照時間下降。

「喻阿吽。梭哈。」

當虛空中的諸尊下降時，來接受蓮生活佛盧勝彥供養時，他們從四面八方顯現，然後一一列隊，向我合掌致意。這諸尊有的來自「四聖界」，有的來自「空居天」，有的來自「地居天」，他們都是很優雅的，很有禮貌的。

我的獻供不是很多，一杯水，一朵花，一根香，一盞燈，一盤水果，如此而已。但主要是在我的心意與我的密法，我的密法能自動湧現很多無盡的供品，令他們滿足，他們感謝我的供養，法味無窮。

每當我供養結束時，諸尊會共同發出一個讚嘆的聲音，這聲音是：

「乏喇達！」

意義是「最勝力」的。

這表示諸佛菩薩金剛護法諸天接受了我最勝妙的供養，非常感謝的意思。

當諸尊離去的時候，他們亦然是合掌的，告別的方式是優雅而動人的。「四聖界」的佛菩薩阿羅漢，只一陣風或一閃，就不見蹤影了。

而「空居天」的諸尊，是一群天人一起退出，距離小屋之外的草原，再一一躍昇天空，如果在夜間，就如同螢火蟲一樣，一點一點的飛舞而去。

「地居天」的天神，也一樣保持著恭敬的沈默，用最優雅的姿態，在地面或草地上飛行，迅速的退回自己的寺廟宮堂或自己的洞天福地。

大半來說，諸尊的到來，都是在我召請及獻供養的時候，有時候，也不是來時一起來，走時一起走，他們有的會留下來，也等於是隨他們自己的意願，有些天人會陪伴著我靜坐禪思，就算留下來靜坐禪思，也是安安靜靜的，無一絲一毫聲息。

我在入「三摩地」時，會從「初定」進入二禪「優帕遮那」，再進入「安般若」三禪。我一向入到三禪，較少入到四禪，因為入了四禪，就要出竅了。

事實上，常常有諸尊，不時而來，他們的出現不會干擾我，悄悄的來，悄悄的去，他們在「虛空漫步」，但是，在虛空中漫步也不會到我的頭頂上，因為好像那是一種尊敬的禮貌，他們不只在虛空中漫步，也在虛空中禪定，我在入禪定，他們也在入禪定。

在這裡我要解釋一下：

密法中的「雜吽班霍」四攝法：

雜——本尊出現在虛空。

吽——本尊在眼前上方。

班——本尊住頂。

霍——本尊入行者心，合一。

這「班」字不是本尊住頂嗎？這「班」字確實是本尊住頂的，然而，這是行者修法的過程，需要本尊與自己合一，或祈求本尊來守護行者，本尊「住頂」是必須的。

但，在一個證悟的行者方面，如果行者已是聖果之流，如果諸尊從頭頂上飛過，或諸尊坐在聖果之流的頭頂上，那就是不禮貌的行為了。

我禪定時。

諸尊在四周的虛空守護。或是在地面與我一同禪定，這都是有的。

與諸尊來往，一定是守時守份的，我未曾見過不守時的諸尊，那不守時，永遠都是偷懶的人類才有，在諸天的境界，全部都是守時的。

其實與諸尊溝通，最是簡單不過了，可以用言語，什麼話他們都懂，也可以不用言語，用心和心的對話，用覺受就可以了，有時候用光，光的大小長短顏色形態全是代表著言語的。

心和心溝通，覺受對覺受。

這是天人的語言。

巧語者

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：

有三個靈魂被押到陰曹地府。

閻王問一名女的：

「你在陽世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專做佈施。」

「哇，是六度波羅蜜。」閻王讚嘆。

「如何佈施？」閻王又問。

「專門給人快樂。」

閻王大喜，點點頭說：「你這女子佈施快樂給人，應該有好的報應，讓你留在天界，當快樂天使吧！」（原來女子是妓女）

閻王又問第二名男子：

「你在陽世做什麼？」

男子回答：

「專門在陽世替人減輕負擔。」

「這也是善事！」閻王點頭。

「如何減輕負擔？」閻王又問。

「我幫助人搬東西，冰箱、電視、鋼琴、一些貴重物品，我都負責運送。」

」

「大搬家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男子點點頭。 「這搬家公司確實是很辛苦的工作，也是善事，讓你轉世到富貴人家去吧！」（原來男子是盜匪）

閻王又問最後一名男子：

「你在陽世又是幹什麼的？」

那名男子很老實的說：

「我是拿刀的。」

「殺人？」

「正是殺人。」

「殺生是五戒第一禁戒，來人啊！拿下，送入第十八大地獄，永不超生。」

」

那名男子大叫：

「閻王，閻王，我還沒說完呢！」

「還沒說完，你一共殺了多少人？」

「無數，數不清！」男子說。

「罪孽深重矣！」閻王大嘆。

男子被送入地獄第十八層。（原來這名男子是外科醫師）

這故事最後的結語是：

花言巧語的人得到好報，實話實說的人卻下了地獄，不得善終。

嗚呼哀哉！這個世界。

我在隱居閉關時，想起這一段故事，內心實在有些感嘆，我們宗教界中，也一樣有很多這一類的人喔！儘管有人在宗教界中，偷盜詐騙，巧取豪奪，作惡多端，然而卻善於花言巧語的偽裝。明明貪得無厭，卻常常口中一副無所求的模樣。明明自己去陷害別人，卻又表現自己是見義勇為。明明自己先下手為強，欺負了老實人，卻又哭哭啼啼說自己被欺負。明明自己傷害了人，卻又自己拼命喊救命。……

殺人的喊救人。

騙人的喊被騙。

害人的喊被害。

偽善的喊真善。

這世間人是裁判——

「哪個是善？哪個又是惡？」

「我是善，他是惡。」作惡的人指指自己，另一手，指一指老實人。

老實人默默無語。

我有一個感慨，這世間人往往被表象迷惑了，人們是有嫉惡如仇的天性，又有不辨善惡的缺陷，甜言蜜語的人善於偽裝，這世間確實是非難辨啊！

怪不得世間如此的混亂！

心光的流露

在閉關小屋的歲月裏，我的修法及對「無形」的開示都順利地進行著，不論我是在森林中漫步，或是在小屋中冥想，甚至騎著腳踏車去買菜，一切都充滿了寧靜和喜樂。

我自覺，已經接近「頭陀行」：

住森林、高山、曠野、塚間、茅蓬。

衣著衰色衣。

吃簡便餐。

徒行、腳踏車。

全心全意投入滅除煩惱和心意的開發。觀察四念處。

（觀身不淨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、觀受是苦）

已生惡令斷滅、未生惡令不生、未生善令生起、已生善令增長。

一直很精進而且勤勞，策勵身口意清淨。

茅舍附近是有鄰居，但很零落，不遠處亦有小村子，再遠處有小市集。

有一陣子，我發覺氣氛很不對，空氣中彷彿有詭異的氣息，人群的活力少了。人人害怕而恐懼。

據說有很多人感染了細菌，一種流行性的疾病。很迅速的傳播起來。

細菌是先寄生在動物或鳥類，然後再傳到人的身上，中的人很快的發高燒昏迷不省人事，不及時醫療的話，就會死亡，已經有死亡報告，而且好幾個。

我的狀況還好，身體的抵抗力不錯，因為我重視每日的運動，體功法、金剛拳、太極走步、俯地挺身、仰臥起坐、五輪運轉等等。……

我在小屋坐定。

比較特殊的是，那一天，【藥師琉璃光王佛】從虛空中降了下來——

我念藥師如來灌頂真言：

「南摩。別嚙乏得。別卡子也。古魯。別都里牙。鉢拉拔。拉嘎牙。打他嚙打牙。爾哈得。三彌牙割三菩達牙。打笛牙他。喻。別卡子也。別卡子也。媽哈別卡子也。拉炸三默卡得也。梭哈。」

我誦時，觀想心月輪上，有一金色梵字【別】字，放光普照一切眾生，病苦皆除，受安穩樂。

藥師經云：「若見男子女人有病苦者，應當一心為彼等病人清淨澡漱，或與藥食，或誦咒百○八遍，所有病苦，悉皆消滅。若有所求，至心念誦，皆得

如意，無病延年，命終之後，生彼世界，得不退轉，乃至菩提。」

我手結【藥師印】。這時——

心中現出藍光，這藍光是難以形容的光明。

由心至手印。

從我的五個手指頭輻射出去。

橫互所有層次的世界，上方的，下方的和水平的，竟然沒有間斷如水。潺潺的流了出去。

這藍色清涼的光明，出自我【蓮生活佛盧勝彥】的心，是絕對純淨心意的流露，照亮了一間閉關小屋，再由小屋照亮了世間，並用它產生的寧靜效果清涼了多人的身體及內在。

說也奇怪的是，奇蹟發生了，自從我那次禪定之後，再也沒有人死亡了，在這之前，每天有好幾個人因為暈迷而死亡。自那次禪定之後，那些生病感染的人，也一個又一個被發現奇蹟式的灰復了健康，這些細菌也仿佛自動消失了，這是空前想不到的事實。

我禪定的那一天，有幾位村人共同發現，在山中的閉關小屋有光明射出屋頂，如同月亮的大光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村人問我：「你點的是什麼燈？」

「沒有」我說。

「很亮很大，從未見過！」村人說。

我說：「是月亮到寒舍作客。」

潛意識的恐懼

一個頭陀比丘走在樹林之中，腳下踩著樹葉，發出「沙……沙……」的聲音。

突然一陣風吹來，枝葉發出「哇啦、哇啦」的陣陣聲響。

在這當中，有奇特的聲音出現：

「嗖……嗖……。」

我正在唸佛時，聽到這種聲音，這種聲音不是風製造出來的，不是枝葉自己互撞製造出來的，不是腳下的聲音，它打擾了我，分散了我的專一的注意力。

我喜歡一個人，在樹林深處，一個人持著念珠，自由的漫遊著。

唸佛也好。

持咒也好。

冥想也好。

我現在根本不習慣人們製造出來的聲音，他們說話或吵鬧的聲音，或者在餐館、在舞池、在唱歌，這些聲音的傳送，確實和我目前的寧靜祥和，不是非常調和的。

然而，就在我唸佛唸到安穩的那一刻，我聽到「嗖……嗖……」的聲音。

我轉頭。

驀然看見二條灰白相間的粗蛇影子，在堆積的小樹叢葉子之上，飛馳的隱沒，那二條蛇尾，非常清晰的映入我的眼中。

「是蛇！」我的心中大駭！

我的腦袋一麻，我幾乎就要被這一種恐懼所吞沒了，如果今天我碰到了蛇群遊走，在他們兇猛和重複的攻擊之下，我該怎麼辦？

我說過，我天生怕一樣東西，那就是長長而蠕動的蛇，那醜陋的嘴臉，蠕動的姿態，令我極不舒服。我曾經如此想，其實地獄就算再恐怖，我也不恐懼，但，只要把我拋入蛇堆之中，那我就死定了，那正是我內心最大的恐懼。

記得有一回，

我在「夏威夷」旅行。

一位表演者把一條長長的蛇，掛在自己的脖子上，蛇一直在蠕動著，表演者用自己的嘴和蛇的嘴接吻。

我害怕極了。

表演者將蛇掛在觀眾的脖子上。

觀眾和蛇一起照相。

表演者說：「還有那一位大膽的人，出來和蛇一起照相！」

那時，我很想走下去，和蛇一起照相，我想到冰冷的大蛇身軀，在我的脖子上蠕蠕而動，蛇頭對著我，舌頭「咻咻」而閃動，那渾身蛇的甲皮，我心中一絲絲的寒顫升起。

這是我與恐懼的戰爭，我想把恐懼打敗，只要把恐懼打敗，我的心中就會洋溢著勇氣。

但，我若不敢，一直退縮，恐懼就戰勝了我，我永遠屈服在恐懼之下，整個身體被恐怖和寒慄所包圍，你還是一個密教的勇者，還是無畏的獅子嗎？

我要上前。

不能讓恐懼攻心。

不能讓自己臉色蒼白，像個死人，被恐懼所窒息。

正當我立定決心時，掌聲響起，表演者結束了表演，下台一鞠躬。

我如釋重擔，哈哈！

現在我面臨同一個戰陣——

我唸「南摩阿彌陀佛。」

現在變成：「蛇來了！蛇來了！」

如果這樣下去，我還敢走這一條小路嗎？我還敢一個人在樹林中踽踽獨行嗎？如果一不小心踩到牠，或者遭逢到牠，我是否會被擊敗，會認輸了，馬上不知所措，驚慌失色，大喊大叫。

這像是一位大持明金剛上師嗎？

我想起師父的教導，你是一位勇者，要戰勝恐懼，要憶念死亡，死亡都不恐懼，你還恐懼什麼？不管是活著或死亡，你都要緊緊和本尊在一起，安住在本尊之中，一切無懼。

我思念著本尊，大踏步的前進！

一瞬間的事

那天晚上。

家母盧玉女（媽媽菩薩），突然來訪，母親已逝世「四周年」了，時光真的如飛梭一般。

母親對我說：

「你離開台灣赴美國，是幾歲？」

「三十八歲那年的六月十六日。」我記得很清楚。

「現在你幾歲？」

「五十八歲。」我感嘆。

母親問我：

「美國西雅圖的歲月如何？」

我驀然一驚，回答：「一瞬間的事。」

母親說：

「你還有幾個一瞬間？」

我的心中算了一下，如果一個一瞬間是「二十年」，我差不多過了三個一瞬間，再加上一個一瞬間，那就是八十歲了，近八十歲了，我大大驚訝。

母親又問我：

「你能活到八十歲嗎？再活一瞬間？」

我啞口無言。誰也無法算定能不能活多少歲？算定又如何？

母親說：「你的祖父盧昌，共活了七十四歲過往，我活了七十三歲往生。想想看，你自己還能有幾個一瞬間？」

我答：「真的沒有了。」

母親（媽媽菩薩）告訴我：

「很多很多的世人，都知道時光很短暫，生命不是很長，歲月如飛梭，一瞬間而已，但是，要他好好的修行學佛，他會偷懶，而且感到氣餒。時間是用來賺錢做事業的，時間是用來養家活口的，這還好，有些人是用來閒聊的，用來玩樂休閒的，更糟的是，時間是用來無休止的攀緣，用來浪費的。時間是被攪拌而激盪著，根本無法煞車，堆積了無數悲哀而逝去的回憶！」

母親問我：「天熱時，你會如何？」

我答：

「在這？我會下水游泳。」

「天涼時？」

「加一件衣服。」

「饑餓時？」

「吃飯。」

「有疾病時？」

「吃藥。」

母親（媽媽菩薩）說：

「在這世間的人，對於以上的事情，是不會拖延的，也不會找藉口拖下去，他們都會馬上加以處理，普遍都是這樣的，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真實的，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。但是，人們卻忽略了修行及修法，在修行及修法上，人們會找藉口來拖延，認為沒有那麼急迫，不用急，到時再說，這樣修行及修法就退步了，到時候，一瞬間的死亡就降臨，不能往生，反而下墮，很多人的都是這樣的。」

我明白媽媽菩薩的心意。

母親告訴我：

「好好照顧你自己的一瞬間，如同照顧你最寶貴的財產一樣！」

母親再說：

「能隱居閉關，真的再好不過了！」

母親說：

「聰明的人應該做好每日的心靈功課，日復一日的精進，不好的心念，要日日清除，注意淨化損耗身體和心意的力量，用一種平靜和祥和的心境來生活，隨時自己準備往生的資糧，臨終時才不會悔恨莫名，那時候才悔恨，是無濟於事的。」

母親說：「年輕、健康都不會很久，老病很快就會到來，一瞬間而已。」

我心中想著一瞬間，果然，母親一瞬間，就離開了我的閉關小屋。

講解法義

在隱居閉關的小屋中，當月光照臨的時候，是有很多「無形」來找我談「法義」。

例如，大陰山窟的密教弟子、墳場的鬼神眾、大山神、大樹神、大河神、湖神等等。

另有，諸天的天人、天河勝景處的天人、三十三天的天人、二十八天的天人。

還有，佛菩薩、阿羅漢、媽媽菩薩等。

與「無形」說法開示談法義，不一定要開口說話，只是用心意而已，把「心中想的」推出去而已，這樣彼此就明白了。「無形」的理解力很高，也表現了深摯的敬意，在一起相處，都是愉悅而優雅的。

例如：

提到「三解脫門」——

空解脫門是觀一切法，由因緣而生，由因緣而滅，自性本空，無作者，無受者，如此通達者，能悟入涅槃。

無願解脫門，又云無作解脫，是於一切生死法中，願求離造作之念，不生希求後世之有，以悟入涅槃。

無相解脫門，是了知四大五蘊皆空，根身為假合之相，離去人我執相，而悟入小乘的涅槃寂靜。

我一解說。

「無形」馬上就明瞭。

我講解「三十七道品」：

「四念處」、「四正勤」、「四如意足」、「五根」、「五力」、「七菩提分」、「八正道分」。這些修行的重要理念時，「無形」也都能信受奉行。

還有提到「三惑」的問題：

見思惑是一般凡夫的迷惑，見惑是知見上的迷惑錯誤，例如身見及邊見，五不正見的解說。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錯誤，如貪瞋痴慢疑等五煩惱是，聲聞緣覺若斷了此二惑，即能證阿羅漢果。

塵沙惑是菩薩的惑，菩薩化度眾生，如果不通達如塵沙中的無量法門，則不能完成教化眾生的事業，故名塵沙惑。無明惑係根本無明，能障蔽中道實相之理，斷盡無明即成佛道。

我講解這些「法義」，「無形」均能明白。

有時候，我會想起從前，在美國西雅圖說法二十年之久，那是對「人」說法。

我覺得對「人」說法反而是比較困難的，我不知道他們在我座下聽法那麼多年是在聽些什麼？我講的很多，一再的解釋，而且重覆。

然而有些弟子，還會流來流去，明明「真佛密法」珍貴的不得了，世上已無一物可以相比，竟然還會輕視「真佛密法」，跑去學一些幼稚園的東西。

有些人，根本聽不懂我的說法，還是那麼貪心，那麼會發怒、生氣。那麼無明，那麼心量狹小。

我明明修到毫無「慾念」了。

有些弟子竟然把自己的師父看成「有慾」凡夫。

真是奇怪啊！

人們聽法的時候，有時候我明明講得很精彩，他卻是睡著了。還有很多人右耳聽進去，左耳就跑走了。還有的只是聽一聽，根本就沒有用心聽進去。有的是聽進去了，並沒有實修，實際上去做。

更糟糕的是：

淺信的弟子。

一聽外人毀謗。

就群起攻訐自己的師父。

如同提婆達多背叛釋迦牟尼佛時，就帶走了很多佛陀的弟子，一起起哄。

想起對「人」說法，我就悵然而笑。在這世界上，要明白一個人的內在果然是太困難了，我如此深明法義，如此勤修密法，如此心開意解，如此證悟，這世界上已經很少有了。但在「人」的眼中，我仍然可能是「垃圾」啊！

我仍然須要尋找：

「在人群中找一個聰明的人。」

弟子活埋自己的師父

有一天晚上，我專注於自己的禪思，當我的心識完全統一的時候，我看見一幕情景：

一位師父帶著一些人爬山。這些人是他的弟子。

突然間，他掉入一個挖好的大坑之中，這個坑很深，他是爬不上去的，這下子灰頭土臉了。

他伸出手，叫：「拉我上去！」

在坑上面的弟子，面面相覷，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。

其中一位是獨當一面的弘法者，此人對周圍的弟子竊竊私語了一會兒。

這些弟子趨至坑邊，並未吊下繩子來拉他上去。

反而是拿圓鋤，把上頭的土撥下來。

石頭及沙土全撥在他身上。

他大驚駭！

他向上仰觀，認得那位獨當一面的弘法者，也認得周圍的弟子，這些原本是他的弟子，現在全跟隨別人走了。

「你們怎麼可以如此？」

「師父，以前你是我們的師父不錯，但，現在已經不是了，你知道嗎？弘法者已經證得了無上的果位，而被天、人所共同的尊敬。可以說早已超越在師父之前，這是弘法者的驕傲，你的存在與否，已經不重要了。」

「但，你們也不要殺我啊！求求你們！」

「師父，你已成了絆腳石，不殺你，如何弘揚佛法？」

他的口張得大大的，吃了一口沙。

上頭的弟子的大叫：

「戮力以赴，快快把師父殺了！」

又有人憤怒的大喊：

「他已經不是我們的師父了，不要再叫他師父！」

「我們已是另外一個教派了，和這位某人毫無瓜葛，如今，唯一的目的是消滅他，整個教派全是我們的。」

他安靜下來，對坑上的弟子說：

「一個修行人要被引導到應有的教養的方式上，重要的是佛陀的法義，是法與戒。一個人要自制自己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著眼在心意的開發，一個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暫，法義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。你們要分辨，什麼是善法？什麼是不善法？你們不要牴觸戒律，這樣會毀滅佛陀的教導啊！」

上頭的弟子說：

「不要聽他的，我們現在皈依的，才是正的。新人有奇特的力量，更有智慧，我們信新人，我們都是另一個教派的人，現在我們要領導某人的教派。」

他安靜了下來，心不動，入定。

上頭的弟子喊著：

「殺死他！殺死他！殺死他！給他死！給他死！給他死！」

他心中想：「大多數的弟子如水啊！流來流去的。每一弟子都立過誓約的，要護持的，但是，隨後，他們就對佛陀的教義和戒律漫不經心了。」

什麼「敬師、重法、實修」，他不禁啞然失笑！

上頭的沙土飛揚。

他快窒息了。

沙土掩埋他，到半身，到胸，他的心臟快不能跳了，他心中想：

他救度眾生無數。

現在誰來救他？

淚水不禁淌了下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又看見一群比丘、比丘尼、在家的行者，以整齊而自制的方式修著「真實佛法」。那些人是尊重恭敬地遵從師父教導的人，在未來將有助於為後世保持和維護佛教的正法與戒律。

對於這些活埋師父的弟子，他又將如何？

夢中哭向大金仙。

願賜救度更向前。

極樂佛國花無數。

等待來世更有緣。

弟子活埋了自己的師父，在下世一定更有緣相聚，他想生生世世一定會度化到這些弟子了。

如何皈依蓮生活佛

寫信皈依一

由於欲皈依者，遍布全世界各角落，親來皈依不容易。因此欲皈依的弟子，只要在農曆初一或十五日的清晨七時，面對太陽升起的方向合掌，恭念四皈依咒：「南 摩古魯貝。南摩不達耶。南摩達摩耶。南摩僧伽耶。蓮生活佛指引。皈依真佛。」三遍。念三遍拜三拜。（一次即可）。

在自己家中做完儀式的弟子，祇需寫信，列上自己真實「姓名」、「地址」、「年齡」，隨意附上少許供佛費，信中註明是「求皈依灌頂」，然後寄到美國的「真佛密宛」。

蓮生活佛盧勝彥「真佛密宛」的地址：

Grand Master Sheng-yen Lu

17102 NE 40th Ct.

Redmond, WA 98052, USA

Tel: 425-885-7573

Fax: 425-883-2173

在蓮生活佛這裡，每逢初一或十五，便在「真佛密宛」舉行「隔空遙灌」的儀式，給無法親到的弟子遙灌頂。然後會給大家寄上「皈依證書」及上師法相，同時指示從何法修起。這即是取得「蓮生活佛」的傳承。

親來皈依一

先聯絡好時間，由世界各地到美國西雅圖雷門市的「真佛密宛」，或依蓮生活佛弘法所在的地方，由蓮生活佛親自灌頂皈依

至真佛宗各分堂所在地請求協助皈依。（真佛宗的各地分堂分布於全世界）